

学人文丛



葛剑雄

儒冠不误身 货殖何罪 / 阴险的篡夺者，还是失败的改革家 / 盖世英雄，还是千古罪人 / 麻城孝感乡 / 清乾隆年间尹壮图上疏事件始末 / 古代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 官与吏：谁统，谁治 / 历史人才分布研究二题

皇粮“不保”，腐败难除

并非语言学的问题 / 历史，真有那么大的价值 / 是历史学家的责任吗 / “雄风”未必都能重振

失之交臂 一场改变世界文化史

的战争 / 《使琉球录》与钓鱼岛的归属 / 驿传制度与公费旅游 / 虎父犬子，皇帝自当别论 / 最早的“南水北调”设想 / 人间几度凉热

看得见 的 沧桑

康熙皇帝为何不修长城

鄱阳湖曾是大平原 / 两件有关《海瑞罢官》的小事



上海教育出版社

学人文丛

看得见的沧桑

► 葛剑雄

上海教育出版社

学人文丛

看得见的沧桑

葛剑雄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永福路123号)

(邮政编码:20003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9.5 插页 4 字数 205,000

1998年8月第1版 199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150本

ISBN 7-5320-5531-0/G·5773 定价:(软精)11.00元

自序

承上海教育出版社的好意,嘱我编一本集子,收入《学人文丛》,因此在近年来所写的杂文、散文、随笔、札记中选出自己认为尚可保留的,编成这本小册子。凡已收入《往事和近事》(三联书店《读书文丛》,1996年11月版)的,一概不取。

这些文章长短不一,最短者数百字,最长者逾万言;内容也相当杂,古今中外,都有涉及。要说共同性,只有一点:都不是按照学术规范撰写的正规论文。这是因为在写这些文章时已经考虑到了阅读的对象,希望它们能有一定的可读性,能让更多学术界和专业圈以外的朋友也能看懂。

正因为如此,这些文章的分类和编排颇使我为难,最后还是采取了相当随意的原则:或按内容,或按类型,或按初次发表处,大致分为四组。

第四组的《会海一勺》,本是以笔名分期发表在《文汇报·读书周报》上的。之所以不用真名,是恐怕有人会因我参加过的会议而对号入座,引起不必要的误解。实际上,文章所写虽都有事实根据,但一般均移花接木,或张冠李戴,已非真人真事,读者视为小说可也,千万不要过于认真,非找出某会某人来。为了再保险一点,我愿在此声明:本文纯属虚构,凡我参加过的会议和相识不相识的会友均与此文无关。

个别文章作了一些删节，纯粹是为了避免重复，以免浪费读者的时间和购书钱。凡是作了删节的部分都可以在本书的其他文章中读到，就得麻烦读者多翻几页或者再看一篇配全了。另一些文章则比初次发表时有了增加，其实只是恢复原状，即补全了当时被删节的部分。编辑有的删得很有必要，我就不再补全了；有的则纯粹是为了迁就可能提供的版面，但这样一来，文章的原意原味就打了一个折扣。例如我讲北魏孝文帝那篇文章，第一部分是排比史实，以便读者了解孝文帝为迁都与实行汉化所作的艰巨而又细致的努力，但杂志有 8000 字的限制，只好在这部分删去了 3000 字。现在将这部分恢复，至少能使自己想表达的内容和意思完整地与读者见面了。

对于这样一本相当杂的集子，要按内容来取一个书名实在非我所能，我想了几个，没有一个能使自己满意。想着想着，总算给我找到了一个共同点——这些文章几乎都是在后半夜写的，因为我的最佳写作时间是每天晚上 10 点至次日凌晨 2 点，那么就称为《中宵漫笔》吧！但王为松兄认为这书名缺乏特色，建议选书中两篇文章的题目作为书名，即《看得见的沧桑》或《来自历史的梦》。我赞同他的建议，就选了《看得见的沧桑》。

这篇短文本来是讲上海地区的海陆变迁，即海成为陆和陆沦于海都发生在并不太长的历史年代中，并且正在发生。如果推而广之，看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沧桑巨变就发生在我们这一代，就作用于我们的身边，就呈现在我们的眼前，我们就生活在沧桑巨变之中，或者就是它的一部分，岂但是看得见而已？想不到一篇短文的题目歪打正着，成了这本小册子的书名。

目 录

第 1 辑

- 儒冠不误身 ③
- ①⑨ 货殖何罪
- 阴险的篡夺者，还是失败的
改革家 ③
- ③ 盖世英雄，还是千古罪人
- 麻城孝感乡 ③
- ①⑨ 清乾隆年间尹壮图上疏事件
始末
- 古代的“上有政策，下有对
策” ③
- ①⑨ 官与吏：谁统，谁治
- 历史人才分布研究二题 ⑨①

第 2 辑

- 并非语言学的语言问题 107
- 中国历史地理学 114
- 历史，真有那么大的价值 120
- 是历史学家的责任吗 124
- “雄风”未必都能重振 107
- 西陵岂能再属“皇家” 131
- “皇粮”不保，腐败难除 107
- “文丈”之类的联想 120
- 不是算术 120
- 来自历史的梦 107
- 世纪杂感 107

第 3 辑

- 失之交臂 114
- 一场改变世界文化史战争 107
- 杜环及其《经行记》 124
- 吴哥古迹的最早记载 107
- 《使琉球录》与钓鱼岛的归属 114
- 图理琛与土尔扈特人的回归 124
- 成功的引进 107
- 成功之后的落后 120
- 康熙皇帝为何不修长城 171
- 隋文帝的政策和燕荣的对策 107

驿传制度与公费旅游	175
虎父犬子，皇帝自当别论	177
两千年前对生态平衡的认识	177
最早的“南水北调”设想	181
看得见的沧桑	175
鄱阳湖曾是大平原	177
人间几度凉热	175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177
厚葬与毁林	181
皇帝为何寻访黄河源	175
从未启用的首都——明中都	177
江南何时变天堂	177
隋炀帝与延安	177
大名府与北京	175
铁路与行政区驻地	175
城市和市	175
古人并非多子多福	181
宋朝人一家几口	177
“崇祯二十四年”的户籍	175
也谈古代户口簿	175
古人何时过年	175
将春节恢复到立春如何	175
汉姓与汉族	220
苏北人与苏州人	177
同一大陆根：台湾的“本省人”和“外省人”	175

第 4 辑

超越死亡 229

229 两件有关《海瑞罢官》的小事

我有一本《水》 229

229 愿《水》长流

怀念 TL 先生 2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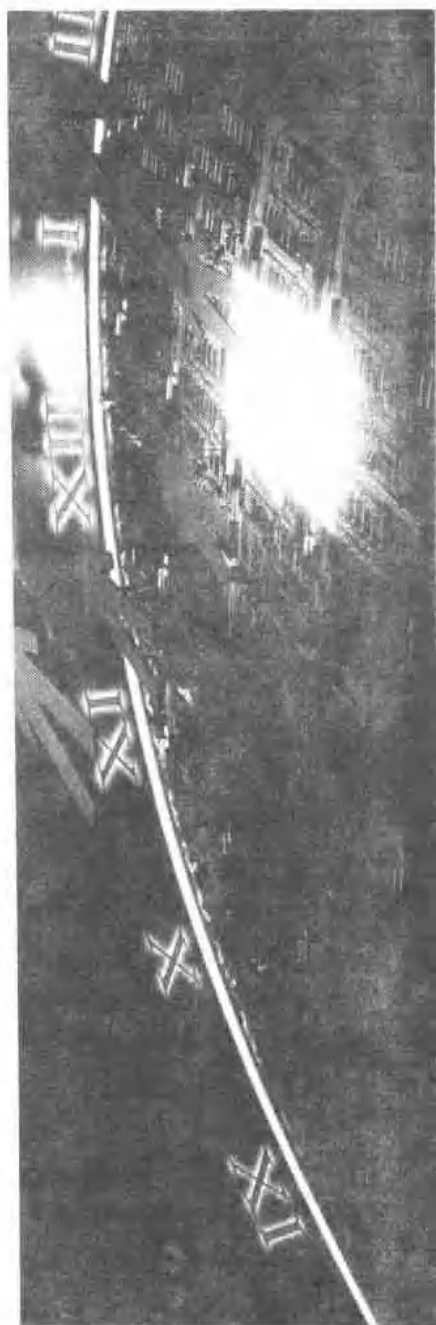
245 同行入

走进阿里 229

245 五台三憾

巴塞罗那掠影 229

233 会海一勺



第 1 辑

儒冠不误身

——秦汉之际的儒生与刘邦

生在乱世的知识分子是不幸的，他们不可能有良好的治学条件，不可能安心地从事学术活动。但也是幸运的，因为在改朝换代、革故鼎新之际，知识分子获得了施展才能、实现抱负的机会，比在太平盛世碌碌无为、终老于书斋中要强得多。

秦始皇焚书坑儒，虽然并没有杀掉所有的儒生，也没有能烧掉所有的书籍，但对儒生和儒家经典无疑是一场空前浩劫。幸存的儒生或逆来顺受，甘当顺民；或避居山野，远走他乡；有的人守护着藏匿的书籍，有的人背熟了儒家经典，从事口头传播，有的人投身反秦活动，甚至于弃文习武。

陈胜、吴广起义爆发后，群雄并起，儒生们也纷纷响应，连孔子的后代孔鲋也背着祖传的礼器投奔陈胜，被封为博士，不久随陈胜而死。但当时各路反秦首领和诸侯最关心的是如何打败秦军和扩大自己的势力，对纯粹的儒生并无多大兴趣。孔鲋即使不死，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更不用说其他毫无知名度的儒生。

当时最需要的人才还是武将。骁勇善战，能指挥军队的将才如鱼得水，平步青云。如韩信由小军官提拔为统帅，三年内就成为大国诸侯。英（黥）布出身群盗，以军功被项羽封为九

儒冠不误身

江王，是楚汉之争中举足轻重的人物，降汉后被封为淮南王。刘邦部下得到重用，以后被封为王、侯、大臣的人中不少是群盗、小贩、农夫出身，他们的发迹靠的就是冲锋陷阵、攻城略地的军功。好在当时的知识分子还没有像后世那么的纯，依然有“六艺”本色，文武兼资，这类人完全可以优先发挥武的功能，或者以武为主，也不愁没有出路。

知识分子中最吃香的是谋士，他们了解形势，谙熟韬略，能为主子出谋划策，有的还能调度和指挥军队。像张良能“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又如陈平，原来是个“好读书”的知识分子，但投奔刘邦后主要是起参谋作用，曾经“六出奇计”。项羽的谋士、年过70的范增，“好奇计”，也是这类人物。

另一类是辩士。他们继承春秋战国以来辩士说客纵横捭阖、翻云覆雨的传统，或充当使者，或担任说客，在刘、项和各诸侯间大显身手。

再一类是行政管理人才。刘邦、项羽与各诸侯国都需要这类知识分子，在秦朝覆灭，各诸侯国处于草创，又互相对抗的情况下，这类人物不可或缺。他们能维持日常行政机构，安定后方，征调兵力，筹集、输送粮食和物资。刘邦手下要是没有萧何这样的角色，他是不可能取得最后胜利的。但这类人中的绝大部分是默默无闻的，他们既不上前线，又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史籍上连名字也没有留下。

在当时的条件下，纯粹的儒生的确派不上什么用场，如果不想改行，就得老老实实守住自己的学术传统，为保存文化尽力。这样的知识分子也能实现自身的价值，如鲁（今山东曲阜市）的诸生，他们即使在刘邦军队的包围之下，照样“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所以鲁地的儒家文化传统始终没有丧失。

又如济南人伏生，曾经担任秦朝的博士，《书经》被禁毁后，他将书藏在墙壁中，战乱中外逃，回家后发现藏着的书缺少了几十篇，但还剩下 29 篇，他就在齐、鲁一带传授。汉文帝时征求懂《尚书》的人，伏生已 90 多岁了，无法再进京，就让晁错去他家学习。儒家文化和《尚书》能够流传下来，离不开鲁诸生和伏生的努力。尽管他们在楚汉之争中没有为哪一方面建功立业，但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永存的。像孔鲋那样，明知自己既无勇力，又无奇计，既当不了说客，又管不了行政，却要背上礼器投奔陈胜，实在是走错了门路。

汉高祖刘邦从小没有读过《诗经》、《书经》一类儒家经典，只是上过识字班。家庭出身和当小亭长的经历使他没有机会结识大知识分子，他的密友萧何是沛县“主吏”，大约相当于现在县政府的秘书长；曹参是县狱掾，相当于县警察局长；樊哙则是卖狗肉的小贩。萧何、曹参在县里虽然称得上“豪吏”，有不小的权势，但他们熟悉的是吏治法规，应对上司，管理下属，而不是诗书礼义。所以刘邦养成了轻视儒生的习惯，在他起兵以后更讨厌投奔他的儒生，认为他们只会添麻烦，一概不予理睬。对那些死皮赖脸求见的儒生，刘邦干脆当众摘下他的儒冠，当成尿壶解小便。谁向他介绍儒生，就会招来一顿臭骂。正因为如此，投奔他的儒生不得不做一番包装，将自己的信仰、主张以至服装掩盖起来，以避免刘邦的恶感。

就是这样一位主子，还是有知识分子去投奔他，并且也取得了成功，酈食其、叔孙通、陆贾、随何、蒯敬等都是如此。

陈留高阳（今河南杞县西南）人酈食其是个“好读书”的儒生，虽然“家贫落魄，无衣食业”，却志向远大，瞧不起路过高阳的数以十计的反秦将领，因为他们都缺乏“听大度之言”的气

魄，相反他对那位傲慢无礼但“有大略”的刘邦却情有独钟，决心追随。起初他不知道刘邦的好恶，让一位在刘邦手下当骑兵的同乡通报：“我有位同乡酈生六十多岁了，身高八尺，别人都称他为狂生，自己却说不狂。”同乡告诉他刘邦不喜欢儒生，他就让同乡将见刘邦时应该注意的事项一件件详细告诉他。

酈食其求见时，刘邦正靠在床边让两个女人给他洗脚。门房通报后，刘邦问：“来的是什么人？”门房说：“样子看起来像个大儒，穿儒服，戴着一顶高山冠。”刘邦马上说：“给我回绝他，就说我正忙着打天下，没有闲功夫见儒生。”酈食其一听，瞪圆了眼睛，手按着剑柄，怒喝道：“滚进去告诉沛公，我是高阳酒徒，不是什么儒生。”门房被吓得没有报告就进了刘邦的房间，把酈食其的话重复了一遍，刘邦这才说：“请客人进来。”酈食其见刘邦后没有下拜，只是作揖施礼，问道：“足下是想帮助秦朝攻诸侯，还是率领诸侯灭秦朝呢？”刘邦骂道：“混帐儒生！天下受秦朝的危害那么久了，所以诸侯联合起来攻秦，怎么说我帮助秦朝？”酈食其说：“你真要结聚民众组成义军，去消灭无道的秦朝，就不应该在见长者时如此无礼。”刘邦赶快停止洗脚，穿好衣服，请酈食其上坐，并向他道歉。酈食其说了一番六国合纵连横的情况，刘邦大喜，请他吃饭，并虚心求教。酈食其说：“足下不过集合了一些乌合之众，收罗了一些散兵游勇，不满万人，用这些力量直接去进攻强大的秦军，真是所谓探老虎口。陈留（今河南开封县东南）地处冲要，四通八达，城里又有许多储备粮，我与县令关系很好，请派我去与他联络，让他听命于你。如果他不听，你就发兵攻打，我作内应。”依照酈食其的计策，刘邦果然取得了陈留。刘邦封酈食其为广野君，经常派他出使诸侯，充当说客。要是酈食其不知深浅，开口就谈儒生的一套，早就给刘邦骂走了，就是有天大的

本领也施展不了。

叔孙通也是饱学的儒生，秦二世时受到征召，充当待诏博士。陈胜起义的消息传到咸阳后，二世召见博士和儒生，问道：“楚地的戍卒在蕲（今安徽宿州市南）起兵，攻占了陈（今河南淮阳县），诸位有何高见？”30位博士和儒生都说：“臣子违背命令就是造反，是不可饶恕的死罪，请陛下赶快发兵消灭他们。”二世听了怒形于色。叔孙通站出来说：“他们所说都不对。如今天下合为一家，郡县城墙已经拆除，武器已经销毁，明确告诉天下百姓不再用兵。何况上面有英明的陛下，下面有完整的法令，使得人人尽自己的职责，四面八方都同心同德，哪里还有人敢造反！这不过是些盗贼和小偷小摸的家伙，哪里值得在这里讨论！让郡里的官吏把他们抓起来法办就行了，何足忧虑！”二世大喜称是，又一一问了儒生，有的说是造反，有的说是一批盗贼。于是二世命令御史将认为是造反的儒生押入监狱审讯，因为他们发表了错误言论；将认为是盗贼的儒生都释放了。二世赐给叔孙通20匹帛、一套衣服，封为博士。出宫回到住处，儒生们指责他：“先生怎么这样当面拍马屁？”叔孙通说：“你们不懂，我差一点脱不了虎口。”他立即逃出咸阳，回到故乡薛（今山东滕州市南），投奔了项梁，以后又在项羽部下。刘邦攻占彭城，叔孙通降汉。但不久刘邦兵败西撤，叔孙通认准刘邦必胜，率领弟子们继续追随。

叔孙通穿的是儒服，刘邦见了就生气。他知道刘邦是楚人，就换上了按照楚地式样裁缝的短衣，刘邦大喜。叔孙通了解刘邦的需要，向刘邦推荐的都是一些当过盗贼的壮士，刘邦非常满意，封他为博士，称为稷嗣君。随他降汉的百余个弟子恨得在私下骂他：“跟了你几年，好不容易降了汉王，可是从来

眼？”叔孙通知道后，对他们说：“汉王正冲锋陷阵争夺天下，你们能打仗吗？所以我要先推荐能斩将夺旗的勇士。你们好好等着，我忘不了你们。”

酈食其和叔孙通其实都没有抛弃儒生本色，只是为了适应刘邦的现实需要，暂时改变了自己的角色。所不同的是，酈食其没有等到刘邦最终夺取天下，就给齐王田广扔进油锅“烹”了，所以只留下了说客辩士的形象；而叔孙通却在刘邦巩固汉朝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公元前 202 年刘邦统一天下，诸侯共同尊他为皇帝。即位大典在定陶（今山东定陶县西北）举行后，叔孙通奉命制定朝廷的仪式制度。但刘邦嫌秦朝留下的礼仪太繁琐，全部删除，只求简易，结果一帮大臣在朝堂上边喝酒边争功，喝醉后有的人大喊大叫，有的竟拔出宝剑在柱子上乱砍，刘邦见实在不成体统，担心没法收拾。机会终于来了，叔孙通知道刘邦心里已经非常讨厌这种现象，就提出建议：“读书人在打天下时起不了什么作用，但可以和他们一起守成。我可以召来鲁地的儒生，与我的弟子一起为陛下制定上朝的仪式。”刘邦问：“会不会太难办呢？”叔孙通说：“五帝所用的音乐都有差异，三王不采用同样的礼制。礼仪应该根据时代和人情的需要来制定，所以夏、殷（商）、周的礼制都有所增减，并不相同。我可以广泛采纳古礼与秦仪，结合起来制定出一套新的。”刘邦同意试一试，并要求“一定要容易学，按照我能做到的程度来定。”

叔孙通从鲁征召了三十多位儒生，加上自己的弟子和刘邦派来学习的人，一百多人在野外布置的场地上排练了一个多月。叔孙通见练得差不多了，就请刘邦来看。刘邦让他们演习了一遍，觉得自己能掌握，就下令群臣学习排练，到十月一日（当时的元旦）举行大朝会时正式采用。